

聽媽媽講故 讀障童成準教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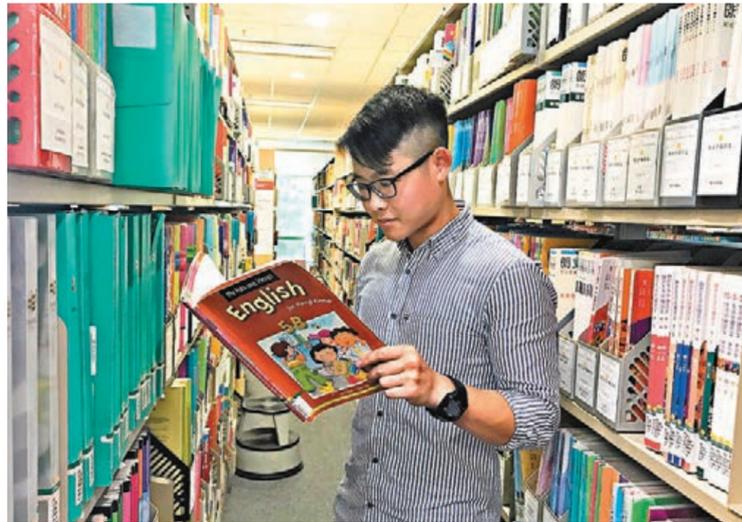
悟「拆字」秘訣勤補拙 立志執教鞭助同路人

學界正能量 把英文字母「b」、「d」、「p」及「q」混淆，把中文字「王」、「白」及「石」組成的「碧」字錯放位置，陳穎釗在小三時已被確診有讀寫障礙，加上手部肌肉乏力，書寫速度緩慢，英文考試中僅取得30多分，幾乎包尾。不過，靠着慈母及良師幫助，這個別人眼中的「笨小孩」掌握到獨門學習秘訣，竟在文憑試英文科考獲5*佳績。他今日更是教育大學英國語文課程的五年級生，以優異實習表現奪得「學校體驗獎學金」，並立志幫助其他學習困難的孩子脫胎換骨。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嘉瑤



陳穎釗(左)和母親(右)合照。 學生供圖



陳穎釗已差不多完全克服了讀寫障礙，憑着優異的實習表現，奪得「學校體驗獎學金」。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嘉瑤 攝

自小患有讀寫障礙的陳穎釗，學習路上困難重重。他難以分辨中英文的字形及結構，而且手部肌肉乏力兼手眼協調能力欠佳，「就算看到或想到答案，就是寫不出來」，學業成績自然一塌糊塗。

王生遇白小姐坐石頭學「碧」字

不過，聰慧的母親一直沒有放棄，想方設法為他找來合適的治療方案。在家裡，媽媽會以遊戲及故事的形式教他認字，以指方向

的遊戲教導穎釗分辨英文字母「b」、「d」、「p」及「q」，又自創故事，把中文字的結構拆開，以「碧」字為例，母親會講述「『王』先生遇到『白』小姐，一起坐在『石』頭上賞月。」這樣靈活的教學法，令穎釗豁然開朗。

此外，母親會聘請補習家教，為穎釗講解課本內容，又定期帶他到言語治療診所覆診，訓練其手眼協調，學校老師則會在課餘時間幫其補課。為了不辜負媽媽和老師，穎

釗格外努力，放棄課餘玩樂的時間不斷練習。

初中時，他對外國的電影及書籍產生興趣，「我當時情竇初開，喜歡看《暮光之城》等愛情電影及書籍，會把電影中剛學會的生字寫到『生字本』上，逐漸找到自己的學習方法，成績有顯著的進步。」

接5*成績單 母親喜極而泣

在文憑試放榜時，他最佳5科成績考獲

20分，其中英文科更有5*，他憶述「當初我一拿到成績表，馬上『Yeah』出來」，母親則喜極而泣。」

他感謝家人及老師一直以來的鼓勵和支持，並想將這份愛與支持傳播出去，「自己的英文成績較好，故想成為小學英文老師，將知識傳承下去。」

現在穎釗已差不多完全克服了讀寫障礙，並於去年8月到小學實習，其間遇到一名同樣患有讀寫障礙的學生，令他想起自己

的經歷。他積極為孩子尋找合適的教學方法，將興趣與學習結合，並以正面的生命力感染他人。

憑着優異的實習表現，穎釗在1,300名學生中脫穎而出，奪得李嘉誠基金會的「學校體驗獎學金」。

快將畢業的穎釗希望能先成為老師，了解學生的需要，其後再繼續進修，希望日後成為研究助理，幫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及非華裔孩子融入主流學校。

注資栽培資優生 教局盼擴參與社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樂婧)今年財政預算案提出在2018/19年度向「資優教育基金」注資8億元，加強栽培資優生。教育局提交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的文件指出，由於基金去年投資回報率偏低，收益難以支持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的日常營運開支，差額逾千萬元，要由局方調撥資源，支持學苑繼續推展承諾的課程。另外，局方亦計劃吸引大學及科創企業參與推動香港資優教育，希望透過注資，擴大學苑運作及落實新措施。

冀吸大學科創企投入

教育局文件指，資優學苑目前以提供拓寬學生經歷的增潤課程為主，但未必能充分栽培特別資優生在其專長的領域取得更高成就，而參考世界其他地方的資優教育發展，認為有需要為頂尖資優生提供更多進階學習課程，故必須擴大參與社群，吸引更多持份者參與識別資優學生，並讓專上院校學者和科創企業專家廣泛參與提供進階培訓，或籌辦

全年的良師啟導計劃，進一步啟導資優生發展潛能。

局方又表示，學苑正計劃加強資優生情意教育，並為教師及家長提供培訓，裝備他們支援資優生個人發展，計劃從基金撥備資源，落實各項新項目。

不過，文件引述資料指，資優基金原有的8億元在2017年投資回報率只得2.8%，收入為2,240萬元，而資優學苑2017/18學年營運開支已要3,600萬元，並不足以支持，須由局方另外調撥資

源；而即使預計今年回報率有4.6%(收益3,680萬元)，也只能有限度地支持擴大資優教育範疇和規模。

為讓各新措施得以推行，教育局建議向基金注資8億元，以2019年至2022年的預計回報率為每年3.7%至4.9%，總數16億元的基金每年將產生5,920萬元至7,840萬元投資收入，金額足以支持學苑擴大服務範疇以後的運營，及讓政府落實各個新項目，吸納更多持份者參與資優教育。

親子烹飪賽增溝通 父下廚始知兒口味



父女合力炮製美食。 主辦方供圖

父下廚始知兒口味

由九龍城家長教師會聯合會及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合辦之「家校合作顯關愛」嘉年華暨親子烹飪比賽日前舉行，吸引逾百人參加，當中更包括很多平日甚少下廚的父親。有比賽評判希望，今次活動能把關愛融入學校及家庭生活中，讓家長、學生了解親情的可貴。

親子烹飪比賽分為幼稚園、小學與中學組，希望參加者以簡單而且家常的材料發揮創意，煮出別出心裁的美食。參加活動的家長張先生表示，是次活動能促進親子溝通，「我就是因為這次活動，才知道兒子喜歡吃什麼。」

嘉年華開幕典禮由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湯修齊、九龍城家教會聯合會署理主席吳家歡以及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校長陳倩君等主禮。典禮上包括林文燦英文小學詠春隊表演，亦有由不同團體主持的攤位遊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樂婧

「飾演」好學生 面具背後眼淚流

「媽，帶我去看醫生吧，我快不行了，我的心很不舒服。」那個一踏進校門就主動提出要跟我見面的她，哭着跟我說那天一早，她終於鼓起勇氣，跟媽媽說出自己想要去看精神科醫生，因為她真的再也受不了，很想有人可以幫助自己。

她說，從兩年前開始，就會無緣無故的感到悲傷，而且持續地沒有開心的感覺，只覺得自己做得不好，甚至有人告訴她，擔心她得了抑鬱症。心情低落時，她只能躲起來流淚，因為家中不會「允許」她流淚。

自以為的好 才是最煩惱

「你為什麼會不快樂？我們待你那麼好，你還有什麼不滿意？」那是在父

母面前流淚後換來的回應。於是，她只會把感受收藏在心中，趁家人不在時，才敢流淚。她一直也不敢對父母說自己的不開心，怕會被責罵，更怕不被他們理解，這只會帶來更多的傷害。然而鼓起勇氣發出「求救信號」後，她覺得母親並不相信她，認為她不過是在找藉口拒絕上學，就打發她出門，要求她回校上課，這令她更崩潰，也更失落。

除了家人，在青少年眼中，朋友也很重要，那麼她的朋友呢？她說怕打擾到其他人，「總不能每天對着同學哭，整天露出傷心的樣子，別人也會覺得煩厭吧！我不想麻煩他人，所以我很少跟朋友說自己不開心的事。況且，他們也不能幫我，只是偶爾真的很傷心，就會跟他們說說。」前一晚因為一個朋友的鼓勵，她下定決心，翌日要向母親提出看醫生的要

求，希望媽媽正視自己的問題，希望可以走出這個黑暗的漩渦，得以重見光明。然而母親的回應，讓她更受傷，覺得母親更重視她的成績。

她走投無路，於是想到來找社工，想找到個能容身的地方。之前我曾跟她有過幾次的交談，記憶中她是個樂於助人的女孩。很難想像，原來在歡樂的笑容背後，其實隱藏着一個悲泣的她。

何必口說快樂 心中一個樣

她告訴我每天也很辛苦，要在人前表現出快樂的一面，然而內心壓根兒感受不到一點的快樂，卻硬要「飾演」一個積極、樂觀、笑容滿面的好學生、好女兒。她不想被人知道她的傷心，也擔心別人對她的看法，可是每天戴着「快樂面具」，表裡不一，讓她很吃力，也

很辛苦，更重要的是根本沒有人能發現她淚流滿面、脆弱而需被保護的內在。

我跟她母親通電話後，發現並不如她所想那樣，覺得母親不信任她。她的母親只是被她突然提出的要求所嚇倒，其實母親也開始擔心女兒的情緒了。或許因為受傳統思想的影響，作為父母，都不擅長說出關心的說話，哪怕他們其實無比的憂心。

希望今次可以成為一個契機，讓母女倆能有更多的關心與溝通，更多的支持與明白，而不只憑表面去理解對方。負面情緒並不可怕，只要有個人願意和自己一起擁抱它，就會有力量去戰勝黑暗。

■羅倩韻 註冊社工 香港家庭福利會

查詢電話：2419 7830
網址：<http://www.hkfw.org.hk>



彈琴非為他人 快樂由心出發

也許，每個人都有過背負他人期望的經驗。可能是不忍心推託，更有可能是常常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麼，在追求什麼，於是漸漸失去自我，如同陷入大海的漩渦一樣越發迷茫。

我出生在一個「音樂家庭」，從小受到古今中外的各種琴音熏陶，也在還十分年幼的時候就被送去修習鋼琴。也許正因如此，我的手就顯得十分有天赋，源源不斷的讚美和驚歎之聲伴隨着我成長。

所有人都對我充滿期望。後來，不斷地進修琴藝似乎就成為了我最大的目標，理由十分簡單——每當我在大大小小的比賽中取勝，父母的喜悅之情溢於言表；每逢我能取

得名次，我也難免感受到一種虛榮感。總的，為了期盼，為了自尊，對於那時的我，比賽獲勝就是唯一的願望。

即使苦累，練習又枯燥乏味，只要能回應父母對我從小的栽培和他們充滿期待的目光，彷彿也不失為一種快樂。如果沒有遇見她，或許我至今仍為他人而活下去；如果沒有遇見她，或許我至今仍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

她就是有容，一個如同精靈一樣闖進我的世界的女孩兒。

有容當時和我拜同一個老師學琴，一樣是個學習鋼琴多年的少年人。起初我並沒有過多將她放在心上，只一心想要將下次比賽的曲目彈得更好，苦心鑽研如何才能

在幾十名參賽者中脫穎而出，根本不知道她究竟在我身後站了多久。待我手也酸了，有點乏累，回頭就看見近在咫尺的有容，嚇了一大跳。

音樂原來可以顫動心靈

「師姐對不起，我不是故意嚇你的！」她略帶歉意地說，盈盈的笑意使雙臉浮現了兩個可愛的小酒窩。正當我也想說些什麼，她卻接了一句令我呆若木雞的話：「師姐，為什麼你彈琴的時候都不笑的呀？」

我有些驚訝，她一個簡單的問題令我措手不及。然後，有容便從容地撩起裙擺坐在琴椅上，微微閉眼，靈巧的雙手開始敲出一個個如雨滴落在地面上清脆動聽的音符。

那一刻，我久久凝視着她，竟從來不知演奏還可以這樣令人露出喜悅的神情，那感情也彷彿融入到了樂曲之中，擁有感染人的魔力。

這是一個真正喜愛音樂的人才能彈奏出的樂曲，即使技巧沒有完全成熟，卻可以把心情感達給聽眾。而我呢？我不禁搓了搓掌心裡的一把冷汗，心像是在一剎那墜入谷底。

那一次，我的願望也順利達成了。我憑出色的技巧和臨場經驗勝出，在又一次站上熟悉的領獎台時，我有些灰暗的心自然和閃耀的聚光燈形成反差。

是的，我的願望達成了，卻惟有這一次，我並非和預期、和過往一樣高興。我久久地思索自己全神貫注地演奏，臉上神情卻如木偶般僵硬的原因；我開始一次次地問自己：獎盃真的那麼重要嗎？我真得到了什麼？而我真真正歡喜的又是什麼？

或許我曾經確實從音樂裡得到快樂，但很

快就迷失在各種原因裡。我以為父母開心滿意我也會得到快樂，甚至將讚美、獎項當作自己不能失去的一部分，卻從來沒有思考過自己得到的不是真正的快樂，沒有想過真正有興趣的事情是什麼。

活出真正快樂的自己

後來，當我再細細地撫上熟悉的琴鍵，我的腦海裡都會浮現出有容的笑顏，她的話語都會迴盪在我的耳邊。我漸漸地放下了對名與利的追求，將所有人的期待和質疑都放在一邊，試圖撥開迷茫的雲霧，將自己從無底的漩渦中抽離出來。

人，是決不能永遠活在別人的眼神和注視中的。這一次我希望自己能像有容一樣，真正去做自己喜歡的事，露出像她那樣不經意的自然的微笑。如果這個新的願望能夠實現，想必我會真正地高興起來吧……

■聖士提反堂中學 賴曉晴